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巧遇亂離、女中丈夫：清初孤本傳奇《玉梅亭》——兼論許之衡改訂本

魏伯全 *

摘　要

傳奇《玉梅亭》作者「南蘭臥月樓主人」，真實姓氏與籍貫不詳，現存此孤本劇作。分析曲文與劇作主旨，劇作家應為清初順治康熙間江浙文人，受李漁《憐香伴》影響，情節中有雙夫人之設計。《玉梅亭》劇情背景在北宋真宗、仁宗時，孤寒儒生梅雲孫渴望科考中舉與知音匹配，以此開展雙夫人劇情：巧遇兩位女子林素星、蔣雅妹。結合流民劫掠、忠臣貶謫，亂離中的堅貞自矢，終成就美好姻緣、眾人團圓結局。梅雲孫不脫傳統戲曲風流文士形象，渴望知音見賞，以金榜題名解除人生困境。相比之下，劇中刻畫的林素星、蔣雅妹，資質見識勝於諸男子，林素星步韻和詩、堅守禮法，亂中投水自保；蔣雅妹的主動尋愛、易容男裝，皆呼應明末清初的品評女子思潮：節烈不屈、學問才幹過人。《玉梅亭》不為人知兩百多年，以曲折情節、清新文字、鮮明人物性格，吸引後人。即民國初期，發現者王季烈、讀者許之衡，讚許本劇排場曲詞動人，許之衡更花費數日，修訂情節、曲牌，成為新的改訂本。許之衡改訂本調整原劇齣目，讓情節緊湊；改動曲牌，符合其曲學排場觀，可謂對《玉梅亭》的喜愛及呼應，成為與清鈔本並存之作。

關鍵詞：玉梅亭、南蘭臥月樓主人、許之衡、李漁、傳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教委員會國文組兼任助理教授

Encountering Chaos, Heroines: The Legendary '*Jade Plum Pavilion*'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A Discussion on Xu Ziheng's Revised Edition

Wei, Po-Chuan*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e legendary "*Jade Plum Pavilion,*" known as the "Master of the Southern Orchid Moonlit Tower," has an unknown real surname and place of origin, with only this single play remaining. Analyz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play, the playwright appears to be a literati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influenced by Li Yu's "*Companion of Fragrant Pity,*" and the plot includes the design of two wives. The background of "*Jade Plum Pavilion*" is set in the time of Emperor Zhenzong and Ren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 Mei Yunsun long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a match with a kindred spirit, and later encounters two women, Lin Suxing and Jiang Yamei. Combining the plundering of displaced people and the demotion of loyal officials, the steadfastness in chaos and separation eventually leads to a happy marriage and a reunion ending for everyone.

This play was unknown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 until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n Xu Ziheng praised the moving scenes and lyrics of the play and spent several days revising the plot and tune, resulting in a new revised version. Xu Ziheng's revised version adjusts the original scenes of the play to make the plot more compact; changes the tune to conform to his aesthetic concept of music,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a love and response to "*Jade Plum Pavilion,*" becoming a play that coexists with the Qing Dynasty version.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Keyword： Jade Plum Pavilion, Master of the Southern Orchid Moonlit Tower, Xu Zhiheng, Li Yu, The Legendary (Chuanqi)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Section, Co-Teaching Committe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傳統社會將戲曲視為不登大雅之堂「小道」，輕視態度使諸多劇作埋沒於歷史，劇作家生平失傳。民國元年（1912），王季烈（1873-1952）於冷攤購得孤本傳奇《玉梅亭》，作者「南蘭臥月樓主人」真實身分雖不可考，王季烈認為本劇是不得志之明代遺民所作，讚美排場、曲文均有可觀處:「通體關目周密，詞句清新」（題記）。[1] 友人許之衡（1877-1935）閱讀此劇後，認為創作時間「必為乾嘉以前」，亦稱讚本劇與眾不同：「通本白為極佳，曲次之。排場緊湊，甚屬當行。」許氏覽後親自手抄本劇，以己意釐定齣目、改訂曲文，可見其喜愛程度。

《玉梅亭》受到民初兩位曲學大家關注，點出諸多優點，然而目前學界探討極少，集中於劇作提要、許之衡改訂本之曲牌分析，對於傳奇鈔本的創作時間、情節鋪陳、人物塑造與作者旨趣，尚待深入研究。[2] 故而本文以王季烈購得之清初鈔本討論中心，論述劇作家身分、創作年代與版本，由情節安排與人物刻畫，瞭解劇作背後的社會背景及作者寓意。清鈔本之外，另兼及許之衡改訂本《玉梅亭》。改訂之作是許氏精讀清鈔本後的實際成果，表現在情節曲牌的增刪併改，可謂其曲學理論之實踐，而清鈔本與許之衡改本的參照，亦有助於《玉梅亭》的多面向探索。

二、《玉梅亭》兩版本與亂離巧遇情節

（一）孤本重現：冷攤發現與抄補改訂

《玉梅亭》傳奇最初為王季烈舊藏，後轉歸傅惜華，今藏中國藝術研究

1. 王季烈題記之本劇作者為「南蘭臥月樓主」，本文論述之劇作家名字以清鈔本為準。
2. 《玉梅亭》劇情提要可見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頁 852-854），該提要內容較短，本文另有詳細情節敘述。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院。本劇失其作者姓名，第一齣前題「南蘭臥月樓主人」。據王季烈自題：「壬子（按，民國元年，1912）初夏得此書於冷攤，徧攷諸書目均不載，詢之王忠慤（按：王國維）、吳瞿安（吳梅）、許受白（守白，即許之衡）諸君，均不知此書。」[3] 可知民國元年王季烈購得此作，詢問諸友，皆不知此書來歷。至於劇作創作時間為何？王季烈認為本劇描述科場作弊，是明末遺民不得志之寄託；劇中背景雖為宋代，描述流民之變與契丹入寇，可能影射明末諸多民變與清人入關，當為入清之明遺民所作。

此劇發現時首尾即有缺頁，王季烈補為全璧，觀察鈔本開頭與結尾（如上卷第一齣、下卷第十九齣）較粗毛筆字體，即是王氏當日自謙之「狗尾續貂」成果。王季烈自題補劇時間為民國卅年夏天（辛巳，1941），然而在更早之前的民國十二年（癸亥，1923），所詢問友人之一的許之衡，已對《玉梅亭》重新校訂。[4] 許之衡認為情節中「丁謂、契丹等作點綴，為明人慣習。」用語之「玄、寧等字不避諱」，「必為乾嘉以前之作」。[5] 結合王季烈、許之衡說法，本劇創作時間至少在清代乾隆、嘉慶以前，因不避諱清康熙帝「玄燁」、道光帝「綿寧」之名，或可初步推斷本作時間早於康熙年間（1662-1722），約清初順治時（1644-1661）。[6]

首論許之衡避諱字說法，檢索清鈔本「玄」字出現處，於上卷第六齣末曲【一撮棹】末句：「明日再談玄」，確實不避諱。另值得留意是卷下第一齣，劇中人「華宗」自報家門時：「原名元燕，本貫餘杭人也。」[7]「元燕」可能是「玄燕」，避諱康熙帝「玄燁」之用法（許之衡改本第二十六齣仍用「元燕」）。

3. 本文所引《玉梅亭》王季烈題記、清鈔本曲文，收錄於《傳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 25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頁 143-342），以下論述時註明齣目、曲牌，為免繁瑣，不另標上頁碼。

4. 民國十二年，許之衡在北京，該年七月時花費四、五日改訂《玉梅亭》，九月以後接替吳梅上北京大學戲曲課程。許之衡此時活動之考證，見李岩〈許之衡生平事略及其音樂戲曲著述的研究〉，《中國音樂學》1999 年第 1 期，頁 40。

5. 據許之衡題記：「為吳縣王君九學部（按：王季烈）所藏舊抄本，不知撰人名氏。」自題見《玉梅亭傳奇》卷首，收錄於《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影印綏中吳氏藏飲流齋鈔本，本文引用此版本。

6.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將本劇創作時間列於清初「順治朝」。

7. 另處「元燕」相同用法，見於清鈔本下卷第十九齣（最末場），林炯見到故舊華宗：「莫非是元燕麼？」

透過此兩例，抄寫避諱字前後不一致，作者創作時間有可能橫跨順治、康熙朝。

其次，觀察《玉梅亭》曲文，進而釐清劇作時間：

【皂羅袍】……（老旦）相公，你看兩人的詩，是那個的好？（外）兩作俱佳，若在詞壇，難分優劣。（老旦）便道是皇英姊妹，珠胎錦胞；機雲兄弟，潘江陸潮。白眉畢竟誇誰好？
【前腔】（外）比白雪陽春更好，便書郵爭遞，不用推敲……。
（清鈔本上卷第五齣）

【皂羅袍】……（旦）相公，你看這兩人的詩，還是那一個的好？
（生）前作輕清，後篇俊逸，當並驅詞壇，難分優劣。（旦）便道是皇英姊妹，珠胎錦胞；機雲兄弟，潘江陸潮。白眉畢竟誇誰效？
（中略）
【前腔】比白雪陽春更好，但風流太過，也費推敲……。[8]
（李漁《憐香伴．第七齣閨和》）

清鈔本本齣情節為林素星拿和韻題扇之詩，呈予父母觀看，林炯認為女兒之詩與儒生梅雲孫題壁詩不分軒輊，林母（老旦，曹氏）以成對有才古人並舉：娥皇女英、陸機陸雲、陸機潘岳、馬良兄弟（三國時代，馬家五兄弟皆有才幹，以白眉馬良最優）。《玉梅亭》本處曲文與李漁《憐香伴》高度相似，《憐香伴》本折描述監生范介夫與妻子崔箋雲，共論崔箋雲與曹語花詩才，最後范介夫依韻和兩首〈美人香〉詩。以《憐香伴》情節發展而論，范介夫最後擁有崔箋雲、曹語花兩位夫人，曲文「皇英姊妹」，即舜之娥皇、女英，可謂情節伏筆。《玉梅亭》亦有雙夫人結尾：梅雲孫與兩女子林素星、蔣雅妹結為連理。

兩劇作孰先孰後？約清順治七年（1650）以後，李漁自浙江蘭溪移居杭州，第一部傳奇《憐香伴》，又名《美人香》，於順治八年（辛卯，1651）刊行。

8.〔清〕李漁《憐香伴》（《笠翁傳奇十種校注》上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7。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順治十六年（1659），李漁集結五部劇作出版，即《李氏五種》，中有《憐香伴》。[9] 綜上可知，清初順治年間《憐香伴》在江南至少有兩次出版紀錄，李漁杭州創作時期，「湖上笠翁」聲名響亮，南蘭臥月樓主人極可能參考《憐香伴》，挪用李漁曲文與雙夫人情節之設定。

結合前述避諱字用例，《玉梅亭》情節曲折動人、曲文清新流暢，並非俗人伶工所為。情節中描述流民之變、朝中奸臣弄權與撫鎮淮揚，吻合明末清初史事，故而推測作者為南方江浙一帶文人，生活中有接觸戲曲作品，[10] 讀過李漁《憐香伴》。《玉梅亭》創作時間不早於《憐香伴》初刊之順治八年（1651），至少在順治十六年（1659）《李氏五種》刊行後，亦即順治中葉以後至康熙初年間最有可能。[11]

確定《玉梅亭》創作時間點，由於本劇長期湮沒不聞，僅存鈔本孤本，今日所見版本有二：其一，王季烈所購得清初鈔本，原劇略有殘缺，民國卅年時王氏補為全帙，可謂「南蘭臥月樓主人 著、王季烈 補」。第二為民國十二年，許之衡據王季烈所藏鈔本改訂之手鈔本，有「螾一廬藏本 飲流齋重訂」字樣。[12] 據許之衡改訂本《玉梅亭 · 題記》，許氏喜愛清鈔本賓白排場，將其不合律處一一改訂，花費數日告成，可見其深諳曲律，對於曲之熱愛。與王季烈所藏清鈔本相比，許之衡將全劇情節、曲牌文詞調整，形成新的劇本。因此，本文討

9. 李漁《李氏五種》原書今不存，較晚之《笠翁十種曲》有積德堂、金陵世德堂刊本，劇作刊行地主要在杭州、金陵（南京）一帶。李漁著作刊刻書坊、《李氏五種》刊行情形，詳見張碧玲《李漁《笠翁傳奇十種》版刻插圖研究》（新北：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造形藝術碩士論文，2017 年），頁 70-78。

10. 清鈔本兩處提及湯顯祖《牡丹亭》：下卷第三齣【江頭送別】，林素星：「奴不幸牡丹亭玉魂重世。」下卷第六齣，小旦蔣雅妹：「你聽聲聲燕語、嚦嚦鶯歌，一番暮春光景，好不困人也。」明顯化用《牡丹亭 · 第十齣驚夢》之【好姐姐】：「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翦，嚦嚦鶯歌溜的圓。」（〔明〕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校注本，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頁 59）。

11. 《憐香伴》對《玉梅亭》之影響，如化用曲文、情節設計與寓意，留待日後為文詳細比對。

12. 許之改訂本尚可細分兩類：第一類為「綏中吳氏藏飲流齋鈔本」，吳氏即為吳曉鈴。卷首題記最末有許之衡「飲流」用印，曲文時有塗抹處，為許氏親筆。第二類是「古吳蓮勺廬抄存本」，今收錄於「鄭振鐸藏古吳蓮勺廬抄本戲曲百種」叢書。原為蘇州古吳蓮勺廬主人張玉森所藏，張氏藏書散出後為鄭振鐸購得，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此本內容與第一類相同，書寫字體為行草，竹節欄格版面頗為精緻，卷首亦題有「螾一廬藏本 飲流齋重訂」，可知為許改本之「過錄本」。

論時分稱為「清鈔本」、「許改本」。

（二）雙主線劇情：巧遇亂離成就兩對姻緣

《玉梅亭》故事設定背景在北宋初期，提及北方契丹入侵、朝廷兩大臣丁謂與寇準不合、真宗晏駕與新主（仁宗）即位，情節參考歷史而虛構點染。如宋仁宗時，邊患主要是西北方西夏而非傳奇之契丹；丁謂於仁宗即位後謫崖州司戶參軍，劇中貶官崖州司戶者為林炯。劇名「玉梅亭」，或許受《牡丹亭》影響，此亭為本劇開頭梅園場景，梅雲孫於此展露詩才、定情私奔，情節以此開展。

本傳奇共兩卷三十八齣（上、下卷各十九齣），描述北宋初期，昔日流民亂中，被雙親遺棄梅園，咬斷左腳小指為記之襁褓梅雲孫，長大後冬天題詩壁上感懷身世，被官場退隱，遊賞梅園之林炯一家人所見。林炯觀題詩，認為詩作者才華不凡，與梅雲孫交談後得知其孤零身世，邀請去自家書屋讀書。林炯之女林素星仰慕雲孫文采，和詩題扇寄情後，將扇交予雙親。林炯有意撮合，將女兒詩扇贈與梅雲孫為定情之物，雲孫另題原詩於一扇回贈。梅園鄰牆孤女蔣雅妹，偶然聽聞夜月玉梅亭內梅雲孫與林炯對話，亦傾心於梅雲孫詩才。其後，蔣雅妹於月下閒步邂逅梅雲孫，梅郎錯認其為林素星，兩人私合歡好。

林炯外甥爾朱訛（爾朱式心）貪圖林素星美貌，求婚遭拒，乃假訛林炯嫌棄梅雲孫私行不檢，要求離開林家。梅雲孫誤認是與林家小姐偷情事跡敗露，乃與蔣雅妹私奔而去。適逢朝中權臣丁謂陷害林炯，林炯遭官府拘捕，貶謫崖州，林府頓失依靠。原苗軍首領王小波聚眾起兵，劫掠餘杭一帶。[13] 爾朱訛誆騙林家母女逃難山中，林素星不願受亂兵俘虜而投水自保。林素星舅舅曹琛率

13. 清鈔本「王小波」，許改本作「王波兒」。劇中苗民王小波之原型，可能是宋仁宗時廣源州（在今廣西）蠻人首領儂智高。仁宗皇祐四年（1052 年），儂智高率眾攻破邕州（今廣西南寧），國號「大南」，進圍廣州失利，後為狄青所平定。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官兵對抗流民，救得素星，帶回府內休養。林素星感嘆一家飄散分離，不時自傷。曹琛有意替外甥女婚配，素星告知已許配給梅雲孫。

與此同時，梅雲孫與蔣雅妹潛逃至潤州。梅雲孫赴科考，蔣雅妹原在城內等待，因王小波軍進攻潤州，易容改扮男裝出城避難，並以梅雲孫名字行走。蔣雅妹逃難途中，為出兵潤州之曹琛所遇，曹琛誤認男裝之蔣雅妹為梅雲孫，邀其還家，與林素星成婚。成婚之日，兩女初次見面氣氛尷尬，徹夜未眠，蔣雅妹托言不金榜題名，不洞房花燭為由推遲合房。翌日，林素星送「假」梅郎蔣雅妹赴科考。

科考金榜下，「真」之梅雲孫高中狀元，派人馬前往潤州接回蔣雅妹。曹琛亦得知金榜訊息，遣人護送林素星入京，兩路隊伍在路上巧遇。林素星入梅府後，雖有定情詩扇，仍與梅雲孫懷疑彼此身分，對夫妻關係舉棋不定。蔣雅妹獲知梅郎中舉，前往京城梅邸求見，經雅妹調解，三人得知實情，梅雲孫與林素星終於相認。政壇上，契丹兵退、丁謂已死，林炯改授兵部侍郎；林炯舊友宣撫使華宗出兵平定王小波、斬殺投賊之爾朱訛，護送林母入京。華宗言及昔日梅園棄己子之事，與梅雲孫斷指身世相合，劇末梅雲孫認父，眾人大團圓。

清鈔本上卷第五齣，林素星以月光照梅意象自題詩扇，和詩前半「杜宇三更月滿林，梅花如雪月如冰。劉郎去後羞紅粉，湘女春寒解佩聲。」[14] 呼應梅雲孫題壁詩，同時表達傾慕之意。「梅月」並作意義，化用林和靖知名詠梅詩句。上卷第六齣【皂羅袍】，林母認為：「便道是皇英姊妹，珠胎錦胞……白眉畢竟誇誰好。」林炯、林母曹氏認為兩人題詩皆佳，欲將愛女許配給梅雲孫，猶如梅月相隨相伴。本劇確實有富於才學之兩女，結局姊妹（娥皇、女英）婚配共事一夫，《玉梅亭》之情節設定，靈感或許取材自李漁《憐香伴》。

14. 可留意清鈔本梅雲孫題詩，林素星和詩為步韻，依序使用「林、冰、聲、亭、情」韻字，作者應為文人，懂得文字技巧，同時營造女子文才。

三、亂離寄情：《玉梅亭》的情節鋪陳與生旦刻畫

本傳奇以政治、戰亂紛擾為背景，刻畫孤零儒生梅雲孫的種種奇遇。本劇副末開場【鳳凰臺上憶吹簫】上闋，闡明創作旨趣：

> 滿日烽煙，盈顛霜雪，舊愁添了新愁。剩枯毫綴筆，殘簡拈籌。消遣炎涼獨處，將往事上心頭。滄桑恨，空山寡侶，欲訴無由。[15]

經歷戰火，劇作者新愁舊愁齊上心頭，感於炎涼世態，有意透過梅雲孫讀書人的飄零身世，尋求知音聆聽：「故苑梅開，寂寞殺知音俊才，辜負了賞花名宰。」（清鈔本下卷第四齣，梅雲孫考期推遲自傷）梅氏經歷亦牽動劇中兩位重要女姓林素星與蔣雅妹命運，兩女並非柔弱大家閨秀，充滿果決氣概，見識之深、行動遠勝過男人。其餘點綴人物，正派如林炯（林素星父）、曹琛（林素星舅舅）、華宗（梅雲孫生父）；反面如爾朱訛（林炯外甥）、王小波（苗軍流民領袖），亦加以刻畫個性，透過劇中諸多人物之沉降起浮，訴說易代亂離後的惆悵感懷。

（一）寒士發跡變泰：渴望功名，耽於情愛之梅雲孫

梅雲孫出身孤零：棄於梅園、指梅為姓，左足缺小指為印記。清鈔本上卷第二齣出場即感懷自身，首曲【疏影】：「詩籤酒甕，嘆男兒半生都被磨礱。粟飽侏儒，衣裝傀儡，天公甚是夢。炎涼世態徒翻弄，誰能識祥麟威鳳。不見幾堆荒塚，春來秋去，老盡英雄。」世人行屍走肉、清濁不辨，有誰能明鑑真才實學之人。空擁有東晉袁宏倚馬立書才學，徒有孔子不受任用之憾：「文成倚馬，漫言奏賦之才；生非空桑，每抱刪詩之恨。」（第二齣）本劇書生及第前，常以「寒酸」、「寒士」形容，如本齣梅雲孫感懷孤零身世，因天寒手凍無法

15. 據王季烈題記「首葉缺一百六十餘字」與補鈔筆跡，本劇第一齣本詞下片與【沁園春】上片有所殘缺，王氏加以補全，故引上片方合乎原作意義。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再落筆，題詩半聯於梅園壁上，【絳都春換頭】喟嘆：「似這般徹骨難支，恰便如寒酸無用。」[16]最後完成題詩，【滴溜子】表達自己詩才與期待知音者陪伴：「詩成後，詩成後，自吟自詠。誰來此，誰來此，賞心與共。可憐琴書虛擁。願逢如玉人，同沈宋。唱和花前，雙雙跨鳳。」第一位知音為林炯，邀請入府攻讀，並有意許配愛女。愛女林素星同為知音者，渴望愛情，但暫被蔣雅妹替代。

傳統小說、戲曲常以金榜題名化解高才寒士困境，梅雲孫形象刻畫亦不脫於此。梅雲孫與蔣雅妹相偕私奔後，在雅妹力勸下終於赴試，然而遇上宋真宗駕崩，試期延遲。清鈔本下卷第四齣，即呈現梅雲孫此刻羈旅不安，【二犯漁家傲】：「徒懷，倚馬高才，嘆有名元叔也消風采。鶉衣似丐，幾時得配著金魚袋……這人情實怪哉，有的呵、不辨麞璋……（二犯漁家燈）堪哀，客館塵埋，都替那不語的詩書賣。」本曲呼應上卷第二齣諸曲文，再次強調窮儒不受垂青，遭受埋沒之無奈。

梅雲孫風光時刻為科舉高中狀元，梅雲孫能金榜題名可謂曲折奇事（下卷第十齣），下文另加討論。下卷第十二齣，即許改本〈魁榜〉，清鈔本首曲【花心動】：「日映宮袍，正曲江春曉。彩旗遮道，果是典卻落魄，賣卻寒酸，另換一番年少。」梅雲孫脫下舊日百結鶉衣，改配官服金魚袋，頗為自得。面對眾人奉承，讀書雖獲致成果，人情前後變化之冷暖現實，不免有感而發：「可笑人情不測。方纔出邸，猶嘆孤寒，歸來忽熱鬧殊常耳。讀書今日纔知好，差埋怨文章無效。」

然而，《玉梅亭》筆下的梅雲孫縱有大志，以金榜題名一掃寒酸陰霾，劇中不時墜入愛情考驗，風流倜儻而個性顯得軟弱。當梅雲孫得知林素星題扇寄情後，朝夕不斷想望，月下誤認鄰牆蔣雅妹為林素星時，軟硬兼施請求小姐留步：「（生強留小旦，仝拜介）素月光，鑑我梅文相。小姐你不須粉模作腔，

16. 劇中寒酸語，如清鈔本上卷第六齣【念奴嬌序】：「瑤篇細展，笑寒酸筆硯，朝來凍斷詩箋。」

我至誠不爽。看今夜裡神女配襄王。」（上卷第九齣末曲【金蓮子換頭】）其後，爾朱訛一席話讓梅雲孫誤認私合事情被人發現，擔憂遭林家責備，決意出奔潤州。此決定反使林府陷入危機。林炯遭朝中奸臣丁謂進讒言被逮時，原欲託付之人離府失蹤，林母被亂軍俘虜、林素星投水自保幾乎喪命。因此劇末時，林母頗有微詞：「都是你一去不來，遂致我母子遭此顛沛。」[17] 林素星只好打圓場：「這也是他一時為情緣所誤，只為貪攜柳黛趁花茵，因此誤擲蘭心與艾焚。」（下卷第十九齣）

誠如劇中林素星所言，梅雲孫頗執著於「情緣」，雲孫耽陷愛情，耽誤科考，對於林素星或蔣雅妹，皆想一親芳澤。所幸林素星、蔣雅妹為明理之人，適度呼應梅郎情感，最終達成「雙雙跨鳳」齊人之福。[18] 因此劇中所刻畫之「情」，並未達到《牡丹亭・題詞》所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9] 境界，是為一般男女動情之情愫。

（二）女子雙重映照：堅守禮法之林素星、機智果敢之蔣雅妹

明清兩代，社會肯定女子的貞節，以求裨益世道。明中葉以降，帝國陷入內憂外患，關外女真人不斷進逼，關內各地流民四起，忠孝節烈的強調更為重要。[20]《玉梅亭》呈現權臣丁謂與寇準不合、王小波聚眾反叛，可謂事有所本。上位者丁謂、苗民王小波的上下為亂，官員之子爾朱訛的奸險訛騙與變節投靠流民，令人連結起明末社會的崩解衰敗。林炯掛官求去又遭受貶謫，曹琛與華宗練兵對抗流民，劇中三人都強調忠孝為國、力挽時局之形象。如梅雲孫生父

17. 清鈔本下卷第三齣，林素星獲救後有相似語，後云：「至此難教不很伊。這也不要怪他，偶然禍猝起。」將母女分別之苦，歸因於亂事。

18. 清鈔本上卷第十九齣，梅雲孫逢大比之期，卻不願拋下蔣雅妹赴考，雅妹態度堅決而志氣遠勝男子，力勸之下，梅郎才依依不捨離去，詳見下文分析蔣雅妹處。

19.〔明〕湯顯祖：《牡丹亭》，題詞頁 1。

20. 明清兩代討論節烈價值、女性的貞節與實踐，詳見合山究〈節烈婦女——明清時代女性的生涯與心態〉，收錄於《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頁 173-188。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華宗勉勵軍士們，【翠盤秋】後半：「從此去報皇朝。把沙場功績一齊標，方顯得忠和孝。」（下卷第十七齣）劇中女子無法率兵參戰，亦不遑多讓於忠節男子，另展現女中丈夫的氣概與行動。

1. 林素星：穩重自持，堅守禮法

本劇以不少篇幅營造懸疑錯認之感，依序鋪陳林素星梅園觀詩、和詩定親、出城避禍、蒙舅救援、成婚雅妹（假梅郎），近本劇結尾才和真正的梅雲孫見面（下卷第十六齣，許改本第三十二齣〈雙疑〉）。林家千金期待愛情，驟然家變阻礙此情之發展。對父親遭奸人所害拘捕，素星態度憤慨而堅決：

> 無端災禍來如駛。（旦）恨殺我裙釵女非男子。難道滿朝竟無一人營救？（老旦）好笑那滿朝中多少公卿，枉自紆青拖紫。（旦）我待要學緹縈代父鳴冤，可奈一時無翅。母親怎生計較，著人趕去看一端的便好。（合）掩深閨血淚徒垂，恁薄命何如速死。（【黑漆弩】，清鈔本上卷第十三齣）

母女感嘆諸多當朝顯貴，竟無人伸出援手，林女欲學緹縈代父鳴冤，卻無能為力。素星未及救父，就要面對流民軍進攻，去與留之抉擇，本劇藉素星罵丁謂、流民，表達世間賢愚不分之憤怒，上卷第十六齣【桃紅菊】：「苗賊呵，你何不替緹縈將冤一訊。問蒼天何故青黃不分？」林素星原選擇「留」，【好姐姐】：「情願閨中自刎，豈造次隨人轅軫。」與母親逃難途中，不願被流民擄走，力拒爾朱訛之無禮，於是投水自保自清。後被舅舅曹琛救起，詢問其投水原因，素星則說：「惟求一死……我是林姓舊家聲，因殉義甘輕薄命。」（上卷第十八齣【驀山溪】）林素星遭遇與戰亂緊密相連，險境中考量是貞潔，甚至是殉節之舉。清鈔本上卷第十八齣尾曲【隨煞】，藉曹琛之口大力讚揚此行動，令人欽佩：「節孝無雙令人敬。莫謂裙釵少血性，你看林家甥女呵，至死氣自勁。可知淑女當年骨原鯁。」裙釵女子都有此剛直血性，何況是讀聖賢書之男人。

遭逢亂離，林素星仍攜帶定情詩扇，即便蒙救，不時在「懸想」：思念父母與想見梅郎。及至心上人到來，初見冒名梅雲孫之蔣雅妹，並無對心上人示

愛而是默默自傷，【南僥僥令】：「（旦背立介）流離都為你，薄倖可知非。（淚介）閃得我白首雙親無音問，回首向天涯泣路岐。」（下卷第九齣）下卷第十六齣，改扮成梅雲孫的蔣雅妹離開後，林素星終與真正梅雲孫見面，對於梅郎熱情示好，素星仍懷疑對方身分，此際劇本表演動作是：「（生）作抱旦，旦堅避，生強抱介」、「（生）作挽旦，旦強避介」。素星認為此男子假冒梅郎，有意調戲：「你是何人，敢如此無禮。若不速送我去，我必不受辱，有死而已。」「你一派都是鬼話，誰來信你。」在之後蔣雅妹出場解釋前，林素星並不知曉真梅郎私奔、雅妹改扮男裝事，故而堅守禮法，言辭激切，不願屈就愛情。

至下卷第十八齣，三人於府中相遇，蔣雅妹說明前因，讓林素星卸下心防與梅郎相認。梅、林下場後，蔣雅妹【尾聲】頗逗趣，以旁觀者視角，點出林小姐矜持害羞與自己成人之美：「看你不勝嬌怯身如顫，倒會假惺惺人前靦腆。怎也閉眼由郎擁去眠。」結尾臺詞：「你看梅郎明日起來，大家還有一番好笑哩。」清鈔本下卷此兩齣林素星前後情緒微妙變化、蔣雅妹揭露實情之機趣，轉折自然又層層出新，故而王季烈〈題記〉十分激賞：「撲朔迷離而又入情入理，演之紅氊毹上，真堪擊缺唾壺。」

2. 蔣雅妹：主動大膽，女中丈夫

蔣雅妹「自幼性耽筆墨，雅好詩書，凡子史百家，都能過目成誦。」梅園中偷聽林炯與梅雲孫題詩對話，知道林素星亦能詩擅賦，【石榴花】：「我只說女中有我世無儔，卻不道竹枝還有別人謳。」【駐馬聽】：「就是奴家這般才貌，除卻那生，別人也配不得。」「天才月貌，怎好付愚鳩。」曲文展現自負性格，非梅雲孫般才子不嫁。（清鈔本上卷第七齣）當梅雲孫誤認蔣雅妹為林素星，不斷思念林女，雅妹認為自己才貌勝過隔鄰林家小姐，可惜梅郎不知真實人物：

> 滿愁腔，淒涼況。這相思教人怎當。梅生呵，你只曉得想著林小姐，那知所想的，反是別人模樣。就是林小姐才貌過人，恐還是道路榆楊。你仗著朱門裝扮，怎似奴蓬門真相。至於奴家的名姓呵，何須講林娘蔣娘。料不像仲尼陽虎一般龐。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太師引】，清鈔本上卷第九齣）[21]

本曲用語曉暢自然，訴說思念之幽怨，縱然孔子、陽虎相貌相似，朱門林家小姐與蓬門寒戶蔣女，仍是不同之人。同齣蔣雅妹敘明心動理由：「奴家自幼讀書，頗知內則之訓。只是一見梅生，便覺不能自主也。」此即《牡丹亭・題詞》：「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玉梅亭》情節並無刻骨銘心之生死戀愛，相較於林素星的拘謹守禮，蔣雅妹選擇私會梅雲孫，得知梅郎欲離開梅園而前往潤州躲避時，毅然決然選擇私奔跟隨。女子如此果斷，梅雲孫有感而發：「誰料小姐竟有此意，我想他是女流，尚知從一之義，況我堂堂男子，豈可慮禍貪生，學那薄情之輩。」（上卷第十二齣）

梅雲孫與蔣雅妹相偕私奔後，雅妹力勸梅郎應試，不應耽於閨房之樂：

【步步嬌】莫戀房幃把功名誤。萬里風雲路，讀書應待沽。如今若不應試，這樣窮寒，甚日能去。（笑介）難道賈長沙，也好夢卜憑天數。

【沉醉東風】你只道世間婦人，都是軟妖嬈迷戀丈夫，只要得畫眉爭妒。不是奴家誇口，我雖是女子，翻有志在懸弧。（生）只恐小生去後，小姐在家無人照看。（小旦）難道荊釵裙布，盡靠男兒時時衣哺。梅郎，你不消過慮，就賣髮典梳也將口糊。但望你前程一去彈冠返草廬。

【金娥神】……（笑介）若說文章，我也實與你差不多。若論起應變之才呵，雖儒冠慱帶始可稱丈夫，誰曉劣女子，倒看不上這庸庸書蠹。[22]

（清鈔本上卷第十九齣）

本折三曲刻畫蔣雅妹鮮明個性，雅妹可謂務實者，兩人偷合私奔後，梅雲孫對於科舉意興闌珊，是雅妹力勸梅郎莫貪戀閨房之樂，「博得一舉成名，榮歸故里」。昔日賈誼才學為漢文帝讚賞，今日梅郎有此良機不妨嘗試，蔣雅妹不把

21. 清鈔本本曲末句，直接化用《琵琶記・第三十七齣書館悲逢》，【太師引】末句「須知道仲尼陽虎一般龐」。

22. 鈔本曲文「儒冠慱帶」，應為「儒冠博帶」，義同峨冠博帶、褒衣博帶，指文士穿著。

功名放在虛幻莫測「天數」，而是人為的實際行動。曲文「懸弧」，典出《禮記・卷十二・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23] 蔣雅妹並非柔弱女子，擁有男子武勇豪氣，甘於清苦過日，只願梅郎功成名就而歸。「應變之才」是蔣雅妹具體寫照，劇中為愛不顧一切私奔，力勸梅郎把握大比之年機會，到勇於易容改扮男妝，避禍尋郎：「區區草寇，豈值得使我女中才子，慢埋青草。細思量，不覺湛盧風起欲離鞘。」「奴家才學，原不遜過男兒，但少此巾服耳。」（下卷第六齣【傾盃序】、【玉芙蓉】）比起梅雲孫的自嘆、林素星的自持，蔣雅妹展現豪邁的自信自在。

整體而論，本劇刻畫諸多人物性格，最成功塑造者為蔣雅妹，情態可謂鮮明躍然紙上，如力勸梅雲孫應試，分別時云：「自古丈夫雖有淚，不灑別離間，梅郎怎作此兒女之態。」[24] 送走梅郎後，表露實際情緒：「我幾番含淚，只怕傷你情思，未曾落下。但不一時割愛，終非久長之計，所謂談笑之言，甚於痛哭也。」（上卷第十九齣末）情與理之間，蔣雅妹縱有深情，是選擇顧全大局之理，不是鐵石心腸之人，內有柔軟情緒。[25]

對於人情世故，蔣雅妹具有敏銳觀察力，如瞭解梅雲孫不事舉業原因，是擔憂雅妹琵琶別抱，【月上海棠】：「我是愛希光守節申屠，豈是學文君私奔崔女。無多慮，那洞口漁船，怎近雲車。」（上卷第十九齣）以北宋末節烈女子申屠希光為例，甘願為夫君守節，絕不效法卓文君、崔氏女般行為。[26] 對於林素星猶豫與真正梅雲孫合房，蔣雅妹主動撮合兩人，而林家千金的守禮，雅妹認為是表面拘謹，未必拒絕梅郎情感（如上文引述之下卷第十八齣【尾聲】）

23. 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352。

24.「丈夫」一詞，於上卷第十九齣出現三次，除本處與上文所引【沉醉東風】，結尾梅雲孫所唱【水紅花】末句：「得堂前紅拂，是女中丈夫。」

25. 清鈔本上卷第十九齣為本劇小收煞，安排梅雲孫與蔣雅妹離別之景。蔣雅妹個性鮮明，說明自身立場，寬解梅郎疑慮應試，以排場設計而言可謂佳構。

26. 申屠希光為夫復仇節烈故事，詳見《二刻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申屠氏報仇死節》。崔氏女應是《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二・華州參軍》故事，敘述崔氏女子私奔，與柳生三合三離，崔女雖成為鬼仍舊從之。本曲第二句，許改本第十七齣作「豈是學琴心私奔崔女」，對象改為崔鶯鶯。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三人的巧合錯認，以蔣雅妹智慧化解，劇中雅妹爭取自身幸福，克服諸多困境，促成眾人團聚，可謂女中丈夫。

四、時窮節乃現：《玉梅亭》筆下的忠臣與昏官

清鈔本《玉梅亭》所呈現的朝中政治傾軋，是丁謂與寇準不合，林炯遭丁謂讒言陷害，被官府捉拿，使林家陷入妻離子散困境，推遲林素星與梅雲孫之婚約。政治紛擾，外逢契丹叩關，內起流民之變，苗民王小波起兵劫掠理由，【白鶴子】：「也只為守牧盡貪污，因此上萬姓遭塗炭。」【塞鴻秋】對於宋朝官員有所不滿：

> 我想宋朝那些官員呵，平時會吃家常飯，烏紗罩著黃羅傘。粧模做樣真難堪，呼雞罵狗人人憚。及到有事的時節，恨不得頭藏龜殼間，腳長烏鴉翰，金經不救愚蒙漢。（清鈔本上卷第十四齣）

本曲語言通俗直率，藉王小波之口，批判上位官員尸位素餐、仗勢欺人。等到國家有難，每個人有如縮頭烏龜、腳上長翅，臨事退縮逃避。即使朝廷內外問題不斷，劇中刻畫忠節之士，如曹琛、華宗等人力挽狂瀾，以求恢復社會安定秩序。

（一）丹心精忠、報效國家：曹琛與華宗的軍事行動

王小波起兵後，由曹琛與華宗負責對抗，以全劇比例而言僅佔三齣，仍可見其忠勇之形象。[27] 曹琛因丁謂弄權，自請外放鎮守淮揚，經歷與南明史可法駐軍江北以輔佐朝廷相同。面對時局，【鎮江迴】：「身作人臣當靖共，羞為胡廣中庸。既是平居享受朝廷俸，豈可臨難不從容。不過要掃寇氛效忠皇宋。」

27. 平定流民情節見清鈔本上卷第十五、十八齣；下卷第十七齣。

（清鈔本上卷第十五齣）曹琛認為，為官要恭謹於職守，臨難時報效國家，不可像東漢末年重臣胡廣，任官三十多年，歷經六位皇帝，奉行中庸之道，雖溫柔謹慎而失於正直忠節。[28] 當曹琛與王小波兩軍對戰時，王小波認為官軍：「官兵從來不敢交戰，何必驚張。」想以搖旗吶喊嚇唬官兵，反使曹琛軍士氣高昂，王小波：「想這些官兵，都是聾子瞎子，不要怕他。就是來時，與他耍耍兒也好。」曹琛軍訓練有素，苗軍潰敗而逃，不免使其感嘆朝中賊臣更為難防，【好觀音】：「郊野苗兵尚易平，只怕這些誤朝廷許多國賊終難屏。」（以上均見清鈔本上卷第十八齣）

華宗於清鈔本下卷首齣登場，為當年拋棄襁褓之梅雲孫親生父親，棄文就武，官居宣撫使。對於討伐苗民，己軍紀律嚴明，頗有自信，【黃龍滾】：「報國丹衷，今當拿穩」，期待能「報君恩」。至鈔本下卷第十七齣，華宗平定苗民，收束王小波與爾朱訛情節，縱然獲勝，對戰事有感而發：

> 【梁州第七】悲塞笛煙消野竈，泣胡笳跡散霜橋。無分紫衣紅袖盡埋青草。好笑這些為民牧的，不曉得徒薪曲突，只辦得額爛頭焦。無事時慣會坐收芻牧，到如今誰肯修補殘牢……下官呵，也不願功高，也不圖報效。也不思勳名繪上凌煙閣，也不想封妻蔭子榮耀。為只為替國家驅除小么，因此上袵席弓刀。

本曲前段描述戰場蒼涼血腥場景，批評官員不知治國理民，只會坐享其成利益。華宗於本齣打敗王小波，處決投靠苗民之爾朱訛，拯救林素星母親。曲文後半則強調有此功勳而不願居功封賞，希望能為國家掃蕩小人妖氛，實現「修補殘牢」理想。本齣末曲【翠盤秋】後半，特別強調身為人臣之「忠孝」：「從此去報皇朝……方顯得忠和孝。」

以「忠孝」兩字觀之，《玉梅亭》負責弭平民變的曹琛與華宗不時強調，

28.《後漢書・卷四十四・鄧張徐張胡列傳》：「（胡廣）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字伯始，諺語兩句指胡廣博學多聞、熟悉典章制度，政壇上又持盈保泰。引自〔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510。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流放至崖州的林炯雖未參與，仍表達對「國」之關切：「我想臣子以身事君，生殺由之，何敢怨恨。」[29] 林炯認為：

> 奸賊奸賊，你但曉得排逐忠良，全不顧國家事體。可知端人既去，勢必宵小盈朝，一旦有事，誰肯擔當？（清鈔本下卷第二齣）

本劇副末開場【鳳凰臺上憶吹簫】提及「滿日烽煙」之國家動盪，對應南明歷史，確實有宵小盈朝、排逐忠良之舉。然而，劇中三人非為情節主線，對君王未有怨言，若以批判奸臣與直書時局之力道，則不如稍晚之孔尚任《桃花扇》。

（二）作弊亂法、文章無用：官員與科場賄賂醜態

《玉梅亭》描述苗民王小波起兵，王小波實非惡人：「原屬苗軍隊長，奉寇公之命，會師同擊契丹。不意朝廷反聽丁謂讒言，將寇公黜貶，因此不平，聚眾起義。喜得一路摽掠而南，並無阻隔。」[30]（清鈔本上卷第十四齣）朝中不合，使得百姓受苦，連帶讓林素星一家人陷入亂離之苦。劇中透過眾人之口呈現政壇亂象，且正面描寫官員醜態，是在下卷第十齣，科舉眾試官選卷舞弊場面，是本劇獨特設計。

本齣試官名稱別有寄託：關節（小丑）、白丁（淨）、錢可通（丑），三人上場曲【鳳凰閣】饒有趣味：「相和相哄，誰辨衣冠優孟。（淨）時興但作孔方兄，慢說才高必中。（丑）天風不送，自怨你孤寒命窮。」試官目不識丁、試場關節賄賂，取卷方式是送財禮者優先：「把這許多有財有命，決該中的，尋了出來。然後取一兩個文理粗通的來壓榜，豈不甚妙。」三人尋卷時同唱【金絡索】：「搜尋有寶龍，撇去無錢鳳。不見泥塑魁星，也元寶當頭捧。怎好把

29. 就「家」之角度論忠孝，本劇林素星為代表，竭力守節，但有時略顯拘泥，可參見前文之論述。

30. 曹琛救出林素星後，認為林母仍有生機：「苗賊雖橫，倒不妄殺平人。」（清鈔本上卷第十八齣）本傳奇王小波場次雖然不多，行當為「丑」，用語淺俗，以此觀之劇中違法亂記官員形象，更顯官府之不堪。

酸言比秀銅。」考官見錢必眼開，窮儒無錢則無助。三官員無心評閱，其餘未看卷子，責令門子「加些塗抹」應付了事。

三位試官取士方式荒謬，緊接出場的主試官名字亦有寄寓：吳仁心（末）上場，【桃柳爭春】：「紅袍粉臉，儼然扮出文宗。只此便是翰院風流面孔。」[31] 自述令人發噱：「職居翰院，位列清華。詩書空讀，不辨伏獵之非。笑罵由人，養就模稜之號……前日已曾立誓，除了二百名主顧門生，其餘都要真才實學。只可恨歷來小試官，專會作弊，但顧自己，不恤他人。」「伏獵之非」指唐玄宗戶部侍郎蕭炅，將《禮記》之「蒸嘗伏臘」讀作「蒸嘗伏獵」，被譏為「伏獵侍郎」。[32] 吳仁心看似較「有仁心」，批判小試官作弊，要求選取真才實學者，自己仍屬結黨營私之徒，試場如此，朝中必然有更多不學無術之人。

四位科舉試官對於選取狀元卷爭論不休，眾人協商出方式，即是交給上蒼決定：「今科人心已盡，只恐未協天心。不如就敗卷裡面，對天抽取一卷為元，開出榜去，也足見天道無私。」抽選之卷，四人讀後：「莫說文理難解，連字也有些難識……目下有一種新興文字，專用甚麼古文經史，想必是了，不免就把他定了元罷。」梅雲孫的金榜題名可謂「奇」、「僥倖」，上天默助，不學無術之徒選出有學之士。本齣結尾兩曲，劇作家以四考官之口，諷刺科場人謀不臧：

【琥珀貓兒墜】但憑天命，占得狀元紅。驀地飛騰霄漢中。若論我輩呵，只識得黃金白玉是家兄。冬烘，那黑漆文場，不過邯鄲一夢。

【尾聲】要曉得文章自古原無用，便名士何嘗一竅通。也只虧他巧於鑽刺，善於逢迎，婢膝奴顏覓主翁。

31. 本齣本曲與【金絡索】、【尾聲】，王季烈題記：「則又描摹科場關節之弊，作者殆是明末遺民，不得志於科名，而又幾經兵燹，因作此以寄感慨。」

32. 事見〔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九十九・嚴挺之傳》（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3105），李林甫為相時。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岳飛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33] 眾試官得意洋洋大談錢財，官場關節賄賂，阻斷才學之士升遷路。【尾聲】末句「婢膝奴顏覓主翁」最為辛辣，批判那些逢迎拍馬屁者，若不是天公機緣相助，梅雲孫文章終會是邯鄲一夢。[34]

五、事有奇趣，雅好訂曲：兼論許之衡改訂《玉梅亭》

曲家許之衡於民國十二年（1923）夏，細膩校定《玉梅亭》，改訂清鈔本曲牌不合律處、補齊題綱與末齣。許氏改訂動機：

> 臧晉叔改湯臨川四夢，識者見之，嘆為得未曾有。余雖不敢比晉叔，惟雅好訂曲，覺此事殊有奇趣。因假抄之頃，隨筆改訂，費四、五日，全部告成……余訂此曲，自謂移宮換羽，頗有巧思，而惜乎解人多難索也。若徒以文字論工拙，豈知曲者哉。

許之衡效法明末臧晉叔改訂湯顯祖《玉茗堂四夢》，處理清鈔本《玉梅亭》時，改訂策略表現在改動曲牌、調整釐定齣目、曲文工整化。其《曲律易知・第八章論排場》：「曲律以排場為最要……若能排場妥貼，則宮調、管色等，皆是第二義耳。」又云：「排場一事，最為繁難，大抵因劇情之變動，而定所用之曲牌。」《曲律易知》認為排場需明辨「悲喜、文武、粗細之曲」，不僅是移宮換韻，更要瞭解曲牌性質與組合變化，使劇情發展與曲牌相得益彰。[35] 以此觀察《玉梅亭》之改訂，許之衡即花費不少心力處理曲牌。許氏評價原劇「白為極佳，曲次之」，故以更訂曲牌達成「移宮換羽巧思」。許改本劇尾附有改訂

33. 語出《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第 3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1394。

34. 清初描述科場舞弊案之戲曲名作為尤侗《鈞天樂》，以「天命」而論，《玉梅亭》決定狀元卷仰賴上天決斷，「天」屬於淡薄之陪襯，氣氛幽默諷刺。《鈞天樂》有落第者沈白於項羽廟沉痛哭訴，氣氛凝重。《鈞天樂》最後上天介入人間事務，懲罰惡人，還善士公道，恢復良善秩序。

35. 以上引自許之衡：《曲律易知》（俞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近代編》第 3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頁 100-101。

札記，計有十七齣更動曲牌聯套（為便於查考，以下齣目前數字為許改本順序）：2〈觀遇〉、3〈扇和〉、5〈鄰窺〉、7〈婚撓〉、8〈歡會〉、10〈偕遁〉、11〈被逮〉、12〈寇起〉、13〈出師〉、15〈陷劫〉、16〈舅援〉、18〈謫困〉、19〈扇憶〉、21〈掠潤〉、28〈魁榜〉、30〈路接〉、35〈團圓〉。許之衡會先註明原鈔本曲牌，再行解釋更動之因，以下歸納其改動標準：

（一）避免重複使用，留意前後照應

許改本第二齣〈觀遇〉（清鈔本第三齣）：「原曲【月雲高】、【醉羅袍】、【醉花雲】，以下同。因【醉羅袍】等調與下〈擬壻〉、〈團圓〉二折，近於複用，故【醉羅袍】改【前腔】，免近複也。」【醉羅袍】為南曲集曲，前半為【醉扶歸】、後屬【皂羅袍】。察看許改本〈擬壻〉、〈團圓〉兩折曲牌使用情形，確實有【醉羅袍】：鈔本上卷第五齣（許改本第四齣〈擬壻〉）曲牌聯套為【清平樂】、【醉扶歸】、【前腔】、【皂羅袍】、【前腔】兩支，計六曲。許之衡刪除首曲【清平樂】，沿用曲文意義，改為腳色外、老旦上場詩，保留其餘曲牌。鈔本下卷第十九齣（許改本第三十五齣〈團圓〉）之南曲集曲【天香滿羅袖】，許氏改為【醉羅袍】。

回頭分析清鈔本第三齣，本折首曲【上馬踢】至【尾聲】計九支曲，許改本第二齣〈觀遇〉除將鈔本【月雲高】後【醉羅袍】改為【月雲高】（前腔，即連用兩支【月雲高】），以避免原有【醉羅袍】與後面場次重複。其實，許之衡亦更動鈔本本齣其他曲牌，如鈔本首曲【上馬踢】，許改本改成為【番卜算】。改本第二齣曲文配合後面〈擬壻〉之改動，是齣目接近（改本第二、四齣），可知是避免鄰近使用重複。至於本折為了搭配最末場〈團圓〉之改易，兩齣改動處距離較遠，或許是考量全劇首尾曲牌使用不重複。結合上述許改本三處【醉羅袍】用例，可知許之衡不僅是單一曲牌之改動，會關注修改之齣目以及他齣之呼應，形成另種曲牌聯套面貌。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二）冷僻改為常用，以符合劇情

改本第十齣〈偕遁〉：「因【漁父第一】屬僻調，又與劇情不甚合宜，故改【尾犯序】三支。」第十三齣〈出師〉：「【萬方】（按：原作【萬花方三疊】）、【鎮江】（【鎮江迴】）二曲皆太僻，此齣無須北曲，故易以南曲三支了之。」值得注意是許改本第十齣〈偕遁〉，不僅改動鈔本冷僻曲牌，亦牽涉情節之合併。〈偕遁〉內含清鈔本上卷第十一、十二齣，鈔本第十一齣為短過場，爾朱訛用計欺騙梅雲孫，意圖將其趕出林府；第十二齣是梅郎與蔣雅妹私奔。鈔本第十一齣【女冠子】、【臨江仙】、【癡冤家】，對應改本為〈偕遁〉前三曲【秋夜月】、【前腔】、【癡冤家】，此改動確實留意排場腳色轉換。以鈔本第十一齣而言，淨腳先登場，生腳上後又下場，淨結尾，下一齣第十二齣生緊接上場，腳色出入頻繁。許改本將清鈔本原本獨立短過場，併入至〈偕遁〉之開頭，讓生（梅雲孫）聽聞淨（爾朱訛）話後感到心驚不安，淨下場後，生緊接與小旦（蔣雅妹）討論私奔之情節，順序更為流暢。

以曲牌論之，許之衡認為鈔本上卷第十二齣商調【漁父第一】為僻調、不合劇情。【漁父第一】曲文較長，共十八句，以下摘錄清鈔本此曲與許改本第一支【尾犯序】對應段落（略去賓白）：

> （生）是誰逗漏春宵話，教爹行忽然變卦。萬種愁難寫，對卿卿益如亂麻。生離死別今朝也，回首東風祇自嗟，不禁淚落成紅血。（小旦）你去志猶如駕雪車，止遺吾末路嗟。（清鈔本，節錄）
>
> （生）何意露根芽。誰料爹行，忽然變卦。萬種愁腸，我心如亂麻。悲咤（吒）。回首處自嗟薄倖，不禁得淚珠彈灑。（小旦）你去志決，怎遺吾末路，空自怨琵琶。（許改本）

許之衡將清鈔本此齣最末兩南曲商調【漁父第一】、黃鐘【刮地風】改為中呂【尾犯序】、【前腔換頭】、【前腔】（尾犯序換頭），數曲皆描述梅雲孫聽信爾朱訛謊言感到心中不安，與假扮成林家小姐之蔣雅妹難分難捨，最後兩人決定

私奔。清鈔本用語淺白，許改本仍化用清鈔本大意，展現文人規整精鍊風格。清鈔本文字並無粗鄙處，推測許之衡認為【漁父第一】之「與劇情不甚合宜」，可能是此曲冷僻少用，故改為常用之曲。[36] 且此處氣氛緊張，原曲【漁父第一】加上【刮地風】篇幅又長，易以三支較短之曲，聲情較有變化。

（三）調整曲牌順序或改易

第八齣〈歡會〉：「因（原曲）【針線箱】、【奈子宜春】、【東甌令】，俱不宜在【太師引】之前。故改【宜春令】二支，餘仍舊。」即是將原鈔本【針線箱】等三曲，改成【宜春令】兩曲，其餘曲牌不變，略濃縮情節。第十八齣〈謫困〉：「【送遠行】、【綿搭絮】二曲，易以【鬥鵪鶉】、【紫花兒序】，恰成一套；【煞】改【拙魯速】恰好。」

（四）符合情節氛圍與排場，考量南北曲之別

改本第十一齣〈被逮〉：「此劇情節，不宜北曲……故以淒切急迫之曲易之。」〈陷劫〉：「此齣既多人唱，不宜北曲，改……等曲，恰合排場。」第二十八齣〈魁榜〉：「此齣乃過場戲，原曲鋪張多人趨炎情態，殊可不必，故以二【滴溜子】了之。」

許之衡對原鈔本曲牌之改訂細膩，避免冷僻重複，考慮曲牌先後次序，著力最深是留意情節的流暢與氛圍，改訂曲牌同時修改劇情。[37] 觀察許改本第二十八齣〈魁榜〉，對應清鈔本下卷第十二齣，本齣描述梅雲孫登科狀元後，欣喜之情與眾人奉承之態。清鈔本曲牌聯套為雙調【花心動】、【惜奴嬌】、【錦衣香】、【漿水令】、【尾聲】，上下場人物繁瑣（蒼頭、諸女樂、客棧店主、

36. 許之衡：《曲律易知・第六章論過曲節奏》，頁 64。中呂宮「贈板可有可無之曲」收有【尾犯序】。
37. 許之衡曲學觀與許改本《玉梅亭》曲牌改動特色，詳見潘培忠〈許之衡「飲流齋」傳奇考論〉，《中大戲曲學刊》第 4 期，頁 27-55。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軍士），欲營造梅雲孫中舉自得、他人奉承熱鬧場景。許之衡改為【燕歸梁】、【花心動】、【滴溜子】兩支、【尾聲】，刪除諸多人物奉承之景，為梅雲孫與文武官員簡要互動，保留原鈔本命人傳遞家書情節，使本過場戲節奏簡潔流暢，實屬成功改動。

許之衡除了大量修訂、更動曲牌，亦將清鈔本重新釐定齣目。許氏未大幅度更動原鈔本情節脈絡，將各齣定名，令人一目瞭然（兩劇本齣目之比對，詳見附錄二）。齣目較大挪改有二：一是清鈔本下卷第一齣，許改本移至第二十六齣〈練軍〉。本折挪動屬合理，因原劇是華宗練兵，自報家門後說明當年不得已棄子往事。清鈔本置於下卷第一齣頗為突兀，對應鈔本下一場是林炯遭貶崖州自傷，就排場而言，情節與情緒不連貫。華宗又於本齣說明梅園棄子往事，出場較早，無形間削弱戲劇懸疑感。二為許改本刪除清鈔本下卷第十齣試官舞弊場景。許之衡並未說明刪除理由，觀察清鈔本本折前後齣目，前場是林素星與「假梅郎」蔣雅妹成婚，後場為林素星餞別假梅郎赴考，南蘭臥月樓主人如此安排，可能要調濟排場腳色，但使本齣有硬生插入之感。進一步思考許之衡汰除本齣根由，或許是梅雲孫仰賴「天命」、「巧合」獲得狀元郎。科考官員交相賊，荒謬情節無法真正反應梅雲孫真才實學，因此許氏刪去本齣，亦不改為描寫科舉場景，梅郎於許改本第二十八齣〈魁榜〉冠帶出場時，已是「聖旨欽點了」，情節發展較為明快。

此外，許之衡在細部改訂曲文，使情節合理之同時，文字風格則呈現「工整」現象。首論情節合理，清鈔本上卷第二齣，梅雲孫題詩末聯「何時解佩臨湘浦，得傍當壚無限情。」本處刻畫梅雲孫擁有司馬相如之文才，期待有如卓文君般知音。然而卓文君私許司馬相如後，家貧開店，當壚賣酒。「當壚」暗有私奔之意，使本首詩呈現輕浮味道。許之衡予以改動，將原詩「得傍當壚無限情」改為「得傍湘娥無限情」（許改本第一齣〈題梅〉）。清鈔本上卷第三齣，林素星回應壁上題詩，【油核桃】：「臨湘怎起當壚意，笛聲遙矣，問誰留花下題。」許改本亦同步更動，原作「臨湘怎起當壚意」改為「臨風怎起湘娥意」。因林素星仰慕題詩者文采，忽然論起「私奔」情緒顯得突兀（私合私奔之腳色

與情節由蔣雅妹承擔），許改本的湘妃女神娥皇、女英的企慕等待之情，較為合理。

次論許改本曲文改訂情況，觀察林炯一家人賞梅之描述，兩劇作風格不同：

【醉羅袍】（醉扶歸）絳桃白李誰堪擬，凌霜傲雪玉冰肌。儘使群芳滿前溪，不若寒香異。（皂羅袍）花搖松影，眼光欲迷。枝橫疏竹，淡妝更宜。清芬撲鼻幽人味。（清鈔本上卷第三齣）

【月雲高】絳桃白李，凡花怎堪擬。傲雪凌霜態，玉骨冰肌。致滿目群芳，不若寒香異。橫疏竹枝如墜，搖松影花尤媚。濃豔何如淡抹宜，撲鼻清芬遠更知。（許改本第二齣〈觀遇〉）

許改本將【醉羅袍】更為【月雲高】是避免與下折曲牌重複，前文已有論述，許之衡文字較為工整，清鈔本「花搖松影，眼光欲迷。枝橫疏竹，淡妝更宜。」四句雙式句使節奏較為遲滯，許之衡調整為六言、七言長句，語氣舒徐不少。清鈔本「枝橫疏竹」為單純景物描寫，許改本「橫疏竹枝如墜」，墜字充滿動感。許改本是否較佳？修飾曲詞使文字漂亮，具有節奏美感，但有時會弱化原著曉暢樸實韻味。

他例如月夜梅雲孫喝醉，誤認園中蔣雅妹為林素星，雲孫不斷示好，雅妹羞避歸家，從梅郎口中得知林家小姐已許配給雲孫，蔣女感到悵然，情緒湧上心頭：

【麻婆子】一聲一聲銅壺水，更深和淚流。一片一片空階月，淒涼不自由。梅花好句有誰投，難將彩扇再相授。我意君知否，悶積一天愁。

（清鈔本上卷第七齣）

【尾聲】梅花好句心中有，難將彩扇再相投，我一段心情君知否？

（許改本第六齣〈誤認〉）

清鈔本用語平實自然，「不自由」帶出身不由己的無奈，尤以疊詞「一聲」、「一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片」，緩緩細訴對梅雲孫的傾慕，有溫庭筠《更漏子・玉爐香》：「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之韻味。相比之下，許改本為規整七言句，意義與情緒精簡清淡，清鈔本的哀怨情感更勝一籌。

六、結語

細究南蘭臥月樓主人《玉梅亭》傳奇，劇中時代人物可和實際相映照：契丹與女真、王小波與明末民變、曹琛與史可法、科舉試官選卷醜態與清初江南丁酉科場案（順治十四年，1657）等。可想見某經歷明清易代的江南文人，以虛構劇作寄託真實亂離之感。刻畫人物之男主腳梅雲孫，不脫傳統才學儒士形象，渴望知音拔擢、理想婚姻，劇終獲得金榜題名、兩位如玉伴侶，與親生父親團圓。古代文人以科考達成經世濟民理想，寒士梅雲孫終有揚眉吐氣機運，是文人理想結局。

劇中兩位如玉女性林素星與蔣雅妹，在禮法約束下，分頭開展自身命運。以「情」、「理」觀之，林素星講究「理」，聽從父母之言，堅守貞潔，有殉身激烈之舉，面對情感時以禮節制自我；蔣雅妹側重「情」，主動求愛，雖有暗合私奔行為，能兼顧大局勸進梅雲孫赴考、改扮男裝尋遊，可謂知「勢」而行，兩人是情理的一體兩面展現及映照。蔣雅妹個性爽朗大方，具有男子豪氣與女子細膩，是本劇用力刻畫最成功之腳色。綜觀全劇，文辭清新流暢、巧合情節曲折動人，劇作家讚揚男子忠節為國，女子貞潔富才，是期待清明政治、人才得用的社會秩序建立。

《玉梅亭》湮沒兩百多年，於民國初年獲得兩位知音垂青，讚美排場曲詞甚佳，有王季烈之補鈔全帙、許之衡改訂全劇。其中以許之衡用力最勤，留意劇作排場變化與曲牌效用，許氏校定文字、釐定齣目、更訂曲牌，成為新的改訂劇本，呈現文人清雅規整之風格，可與原劇相互參看。無論是清初鈔本或是民初許之衡改訂本，皆展現該劇作的時代思想與曲學實踐。當戲曲作品不斷被

挖掘整理，諸多舊鈔本和改訂本是值得深入探索、重新定位其價值，以擴充豐富戲曲研究範疇。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徵引文獻

一、古籍

1.〔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2.〔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3.〔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4.〔明〕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楊笑梅校注本），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5.〔清〕尤侗著、楊旭輝點校：《尤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6.〔清〕李漁著、王學奇等編：《笠翁傳奇十種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

7.〔清〕南蘭臥月樓主人：《玉梅亭》，《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 25 冊，影印清初鈔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1.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 許之衡重訂：《玉梅亭》，收錄於《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影印綏中吳氏藏飲流齋鈔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 許之衡重訂：《玉梅亭傳奇》，收錄於《鄭振鐸藏古吳蓮勺廬抄本戲曲百種》

第 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

4. 許之衡：《曲律易知》，收錄於俞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 ・ 近代編》第 3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

5. 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6. 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蕭燕婉譯本，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

(二) 期刊論文

1. 李 岩：〈許之衡生平事略及其音樂戲曲著述的研究〉，《中國音樂學》第 1 期，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1999 年。

2. 潘培忠〈許之衡「飲流齋」傳奇考論〉，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崑曲博物館，《中大戲曲學刊》第 4 期，2021 年 12 月。

(三) 學位論文

1. 王貝貝：《清末民初戲曲家許之衡研究》，太原：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

2. 張碧玲：《李漁《笠翁傳奇十種》版刻插圖研究》，新北：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造形藝術碩士論文，2017 年。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附錄一：《玉梅亭》傳奇主要人物說明

行當	人名	生平簡述
生	梅雲孫	字文相，餘杭人，十七歲，頗自負才幹。嬰兒時逢流民之變，父母棄於梅花圃中，左足少一小指為記。蒙觀主扶養，指梅為姓。詩才為鄰居林炯所賞，與林素星定親。於園中錯認鄰女蔣雅妹為林家小姐，與其歡好後相偕私奔潤州。劇末科舉高中狀元，與前述兩女共結連理。
旦	林素星	林炯獨生女，喜愛梅雲孫詩才，以自題詩扇定情婚約。苗軍王小波聚眾起義時偕母逃難，不願陷賊，投水以守貞自保，被舅舅曹琛救起。誤認女扮男裝之蔣雅妹為梅雲孫，真正梅雲孫出現時反倒不敢相認。由蔣雅妹敘明緣由，化解疑慮後與梅郎合巹。
小旦	蔣氏（蔣雅妹 / 蔣嬌娥）	名嬌娥（皎娥），字雅妹，十六歲。性耽筆墨，雅好詩書子史百家。雙親早亡，寄居梅園左側，私慕梅雲孫。月下與梅雲孫相逢，被誤認為林家千金。與梅雲孫私奔潤州後，勸雲孫應試。潤州大亂時，改伴男裝出逃找尋梅郎，陰錯陽差與林素星成婚。後與梅雲孫相會於京城，化解三人之錯認，與雲孫、素星團圓。
外	林炯	字子期，年近耳順，曾為杭城兵曹，與朝中權臣丁謂不合，乞休回鄉。被丁謂讒言陷害，貶官崖州司戶。丁謂死後改補兵部侍郎，與家人團聚。
老旦	曹氏	林炯妻子，曹琛之妹，生有一女林素星。王小波亂時被俘虜，為華宗所救，送歸林府團聚。
小生	曹琛	字遠公，林母曹氏之兄，鎮撫淮揚，拯救林素星與平定王小波。

行當	人名	生平簡述
淨	爾朱訛	爾朱式心，林炯外甥，年十九，不學無術，一生嫖賭。貪圖林素星美貌，求婚遭拒後訛騙梅雲孫離開梅園。王小波亂時，同林家母女入山林避難，林素星投水後加入王小波軍先鋒，劇末被華宗斬首。
丑	王小波	原苗軍隊長，不滿丁謂亂政，聚兵造反，劫掠餘杭、潤州。被華宗擊敗，為亂兵所殺。
末	華宗	字元燕，餘杭人，林炯舊日同學。梅雲孫生父，昔日流民之變逃難拋棄兒子，妻子又亡故。棄文就武，官居宣撫使，屯兵項城，平王小波之亂，護送林母入京，與梅雲孫相認。

DOI:10.7020/JTCT.202412_(31).0004

附錄二：《玉梅亭》兩版本齣目比對

清鈔本、許改本齣目內容並不等同，如清鈔本上卷第一齣，為許改本〈題綱〉；清鈔本第二齣內容，是許改本第一齣〈題梅〉。為便於呈現本傳奇各齣面貌、許之衡改動情形，以清鈔本為主，將各齣情節對應整理成表，亦可瞭解各齣內容大要。許改本若計入題綱，為三十六齣。

清鈔本各齣無題，僅齣目下標註使用韻部。下卷少數齣目原鈔本未標明，括號內韻部為筆者所加。

王季烈舊藏《玉梅亭》（清鈔本）	許之衡改訂《玉梅亭傳奇》（民國十二年許改本）
卷上（以下齣目對應相關劇情）	
第一齣 尤侯（副末開場）	題綱（副末開場）
第二齣 東鍾	第一齣 題梅
第三齣 齊微	第二齣 觀遇
第四齣 庚清	第三齣 扇和
第五齣 蕭豪	第四齣 擬壻
第六齣 先天	第五齣 鄰窺
第七齣 尤侯	第六齣 誤認
第八齣 歌戈	第七齣 婚撓
第九齣 江陽	第八齣 歡會
第十齣 寒山	第九齣 驚信
第十一齣 蕭豪	第十齣 偕遁
第十二齣 家麻	
第十三齣 支思	第十一齣 被逮
第十四齣 寒山	第十二齣 寇起
第十五齣 東鍾	第十三齣 出師

王季烈舊藏《玉梅亭》（清鈔本）	許之衡改訂《玉梅亭傳奇》（民國十二年許改本）
第十六齣 真文	第十四齣 賺避
第十七齣 尤侯	第十五齣 陷劫
第十八齣 庚清	第十六齣 舅援
第十九齣 魚模	第十七齣 勸試
卷下	
第一齣（真文）	第二十六齣 練軍
第二齣 江陽	第十八齣 謫困
第三齣（齊微）	第十九齣 扇憶
第四齣 皆來	第二十齣 旅歎
第五齣 尤侯	第二十一齣 掠潤
第六齣（蕭豪）	第二十二齣 喬逃
第七齣 庚青	第二十三齣 詢甥
第八齣 真文	第二十四齣 留配
第九齣 齊微	第二十五齣 雌叠
第十齣 東鍾	刪除科舉試官選卷場次
第十一齣 庚清（青）	第二十七齣 釵餞
第十二齣 蕭豪	第二十八齣 魁榜
第十三齣 廉纖	第二十九齣 入京
第十四齣（寒山）	第三十齣 路接
第十五齣 寒山	第三十一齣 聞捷
第十六齣 江陽	第三十二齣 雙疑
第十七齣 蕭豪	第三十三齣 平寇
第十八齣 先天	第三十四齣 剖情
第十九齣 真文	第三十五齣 團圓
兩卷，三十八齣	**兩卷，三十五齣（不含題綱）**